

◎聚焦



野象分家记

还记得那群北上南归、全球瞩目的野象吗？

在野象老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记者最近追到这个象群的最新消息：南归之后，“短鼻家族”野象健康状况良好，小象明显长胖了，象群吸收了新成员，然后一分为二，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

专家介绍，野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野象分家”是象群健康繁衍的证明。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背景下，中国野象出现“婴儿潮”，象群不断壮大和分家，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使用无人机监测象群



野象在鱼塘里“洗澡”



两头小象在玩耍

小象长胖了、象群分家了

5月9日，临近傍晚，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彭金福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山林。他估摸着：“这个点大象该下山了。”

不出所料。过一会儿，20多头“巨兽”从树林中缓缓走出，优哉游哉地摇着耳朵、甩着尾巴，来到一片西瓜地里“大快朵颐”。

大象一般傍晚5点多钟出来找吃的，早上八九点钟回林子里。”彭金福一边说着，一边操作无人机接近象群，录像拍照。他的徒弟普永兵打开微信群，发出预警消息，提醒村民不要靠近。

彭金福和普永兵都是亚洲象监测员，负责监测大渡岗片区象群。他们通过路面监测、空中监测、热成像监测等方式掌握象群踪迹，为附近村民提供预警，并为科学研究提供监测数据。

象群饱餐一顿，到了玩耍时间。它们转到一个鱼塘边，几头野象滑到鱼塘里“洗澡”，在水里不停翻滚，吓得鱼儿都跳出了水面。在岸上，有的野象把水桶踢着玩，还有争的争抢水管当玩具……

长期跟踪监测野象，彭金福能根据野象体形、鼻子、耳朵等特征识别这些“老朋友”。他介绍，这群野象多数属于“然然家族”，有7头来自北上南归的“短鼻家族”，包括4头成年母象、1头亚成年公象和2头小象，“小象比刚回来的时候胖了不少”。

象群出现“婴儿潮”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热带森林的旗舰物种，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我国野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

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介绍，亚洲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有较为复杂的社群结构，可以分为家庭、家族、氏族和亚种群4个层次，分别指成年雌象及其子女组成家庭；两个或多个姊妹雌象及各自子女组成家族，家族即人们常说的象群；多个家族可能会在短期内聚集形成氏族；亚种群则指同一区域内的各氏族总和。

“一个家族通常有8到15头野象，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的首领，引导象群迁移、觅食和休息。”陈飞说，当种群数量增长到一定规模，血缘关系较近的姊妹或母女会带着自己的子女成立新家族，寻找新的栖息区域，所以象群会有分家的现象。

“野象分家、合群都是正常现象，是为了满足个体及群体更好地生存繁衍。”陈飞介绍，亚洲象体型庞大，每天所需食物和饮水多，所以要不停地迁徙以觅食、

促进人象各得其所、和谐共生

“对于亚洲象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安全的国家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西班牙籍科学家阿荷穆萨评价，中国制定了非常好的亚洲象保护政策，成效令人瞩目。

在亚洲象分布区，我国已成立11个自然保护区，面积5098平方公里，持续加强栖息地保护，提升栖息地质量。云南还建立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年来救护受困、伤病野象30头，在亚洲象野外营救和遗弃小象护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野象活动区域，尽管野象可能破坏庄稼，但村民仍对野象怀着善意和包容。44岁的王川家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目前村子周围有2群12头野象活动。“村民看到野象来了，就远远地待着，不去打扰它们，也没有出现驱赶野象的情况。”王川说。

野象如果肇事，政府买的保险会理赔。万勇介绍：“云南将亚洲象喜食、受害面积较大农作物的补偿标准逐步提升，逐步改变山区群众弃收撂荒、象进人退，以及坝区群众抢收驱象的被动局面，保障群众利益，稳定野象食源，处理好人象所，人与象和谐共生。”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赵珮然/文
新华社记者 胡超/图

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

“关注身边动物不一定非要跑到山里，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也很精彩。”近年来，昆明动物博物馆高级工程师李维薇和许多科研人员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发现城市里不一样的美。

李维薇说，昆明市民最熟悉的地方，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却鲜有人知。

近几年，李维薇和合作伙伴在翠湖建立了一个生物多样性智慧化监测试点，监测到了黄鹂、白鹭、翠鸟、秋沙鸭、苍鹭、夜鹭等鸟类。

翠湖原先有堤岸、缓坡，湖中间还有小岛。为了给鸟类提供一个安静的栖息环境，在政府和公园的支持下，共同在湖里建立了一个漂浮着的鸟岛，水位上升或下降都不会影响到鸟岛。

“鸟岛的首位居民是一只黑水鸡，是一种常见的候鸟，在南方地区越冬。”李维薇说，黑水鸡“定居”鸟岛后，给科研人员提供了观察机会。黑水鸡喜欢单独夜飞，起飞时扶摇而上。

黑水鸡“定居”翠湖后，还在这里生儿育女。“这是刚出生几天的黑水鸡宝宝。”李维薇指着电脑上的照片说，有一天，黑水鸡的一只宝宝不见了，急得大家到处寻找。最后，划船清理垃圾的清洁员说看见有只鸡宝宝被牛蛙吞了，非常遗憾。牛蛙原产北美洲地区，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的“代表”。城市里有很多人偷偷放生牛蛙，这些生长快、个体硕大的牛蛙在翠湖安家后，对翠湖的原生物种构成了威胁。

前不久，李维薇去给昆十中的学生作讲座。“除了翠湖，昆十中校园里也有很多生物。”校园里栽种的珙桐、杜鹃、美女樱、蓝花丹、枇杷、山楂、莴笋、茼蒿、菖蒲、鸢尾、睡莲等植物，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吸引了黄臀鹎、树麻雀、白鹭、牛背鹭等鸟类到此安家。李维薇认为，在青少年学生的生物多样性教育启蒙阶段，观察学校里、小区里的生物不仅方便，还能激发科学兴趣。

“这种头部长有漂亮羽冠的鸟叫戴胜，颜值很高，头顶莫西干发型、脖子金黄璀璨、翅膀黑白条纹、嘴尖秀气而细长，是鸟类名称中少有的不带‘鸟’字旁的鸟类。胜是《山海经》中记载的西王母头饰，而戴胜头顶的冠羽平时收起来，在兴奋或需要恐吓敌人时才会展开，让人联想起‘胜’这种头饰，故此得名，在中国，戴胜鸟象征着祥和、美满、快乐。近几年，戴胜鸟在城市中很少见到。”李维薇说，城市绿化为了突出园林景观效果，喜欢使用单一种植的草坪和花海，容易传染病害，使用杀虫剂让以昆虫为食的戴胜失去了食物来源。天然树洞、岩石缝隙等在城市中少之又少，改变了戴胜鸟的栖息环境。

李维薇认为，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开展基于自然的生态修复，要根据不同城市生态类型，建设生态廊道、修复城市湿地功能、开展多样化植物种植和维护，搭建昆虫旅馆、灌木丛驿站、小微湿地、漂浮鸟岛，构建防鸟撞设施、动物友好型建筑等利于动物栖息和觅食的场所。

庆幸的是，这些年，很多政府部门、设计单位都会主动找到科研人员，邀请科研人员参与到方案的编制中，在工程、项目规划阶段兼顾保护生物多样性，让科技为现代化治理体系保驾护航。李维薇认为，开发城市的多功能空间可以增加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人工与自然相互协调的城市生态系统也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机遇。城市生态系统同样拥有适应其复杂环境的本土物种，通过营造近自然的、稳定的栖息地，同样能吸引新的物种前来定居。

本报记者 杨质高 实习生 夏瑶



黄鹂
本报通讯员 陆建树 摄

物种资源



桃花水母现身普者黑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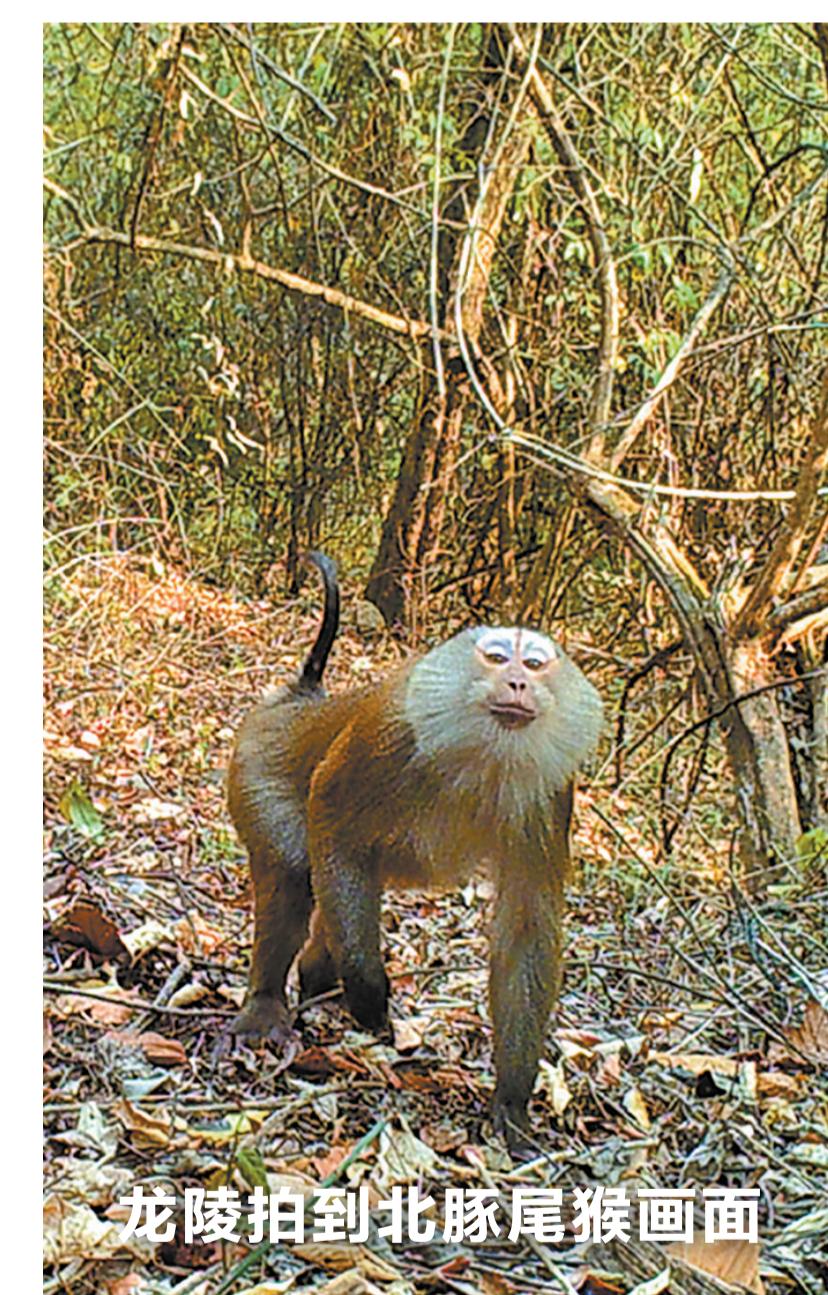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 张文峰 通讯员 张宏映 王显涌)近日，丘北县双龙营镇普者黑村村民在银杏桥附近拍到淡水水母，经专家确认是桃花水母。

丘北县农科局高级农艺师杨洪福说：“桃花水母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在普者黑是首次出现。”每当夜幕降临，桃花水母三五成群地在清澈的湖水中遨游，在灯光的照耀下十分鲜艳，它们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又“羞涩”地躲到草丛后，甚是可爱。

桃花水母身体较小，体径约15毫米，是一种原始低等的无脊椎动物，最早诞生于约5.5亿年前，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桃花水母的一生需要经过水螅世代和水母世代。相比极其脆弱的水母世代，水螅世代的桃花水母生命力顽强，可以忍耐酷暑寒冬，甚至长时间的干旱等严苛环境。只有当温度合适、水质极佳时，水螅体才会以出芽生殖的方式产生水母体。

桃花水母的出现正是普者黑湖水质极佳的最好佐证。



龙陵拍到北豚尾猴画面

本报讯(记者 李建国 通讯员 郁云江)近日，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木城乡林业站技术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豚尾猴活动画面。这是龙陵县首次拍到该物种。

在短短20多秒的视频画面里，一群北豚尾猴结伴从密林中走来，或是在林间寻觅食物，或是爬到树上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或是对着红外相机镜头探头探脑……

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实

习研究员房以好介绍，此次在龙陵小黑山保护区发现北豚尾猴种群，是继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6个保护区后的新增种群，对研究其分布及栖息地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北豚尾猴隶属于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在我国分布区较狭窄，主要分布于西藏、云南等地。此次在龙陵小黑山江中山片区及附近发现北豚尾猴种群是目前北豚尾猴在怒江流域的最北影像记录。